

## 扳罾与岁月

□虞燕

他一推开小屋的门，光的影子也轻手轻脚跟了进去，晃了两下后，停留在那个扳罾上，挂于墙上的扳罾。确切地说，那只能算是扳罾的网片，闲置多年，绑在渔网上的竹棍早就脆裂，不知被儿子丢哪了，只剩下灰扑扑的网片，稀软，消颓，像断了筋骨似的瘫在那里。

他跟之前的很多次那样，上前，用拇指和食指抬起网片，那缕阳光随之颤了颤，恍若渔网里不甘心地跳跃着的鱼，亮得耀眼。这个曾无数次浸没于海水的扳罾，无数次载满鱼获的扳罾，无数次被他下压又上提的扳罾，不，应该说扳罾的一部分，早已失去了属于它的味道——那腥咸的、鲜腴的、幽昧的味道，取而代之的，是一股子窒闷的霉味。他想，又该拿出去晾晒了，得选个阳光温和的日子，渔网忌暴晒，否则老化得快。

老化就老化了，留着也没用啊。这是儿子的原话。

是啊，留着有什么用呢？他想了想，确实找不到非得留着的理由。

他的目光落在网片边沿，那里有明显的磨损痕迹，那里绑过竹棍子。完整的扳罾由网衣和竹棍（或木棍）两部分组成，曾是海洋捕捞的主力军，叱咤海上，屡获海味，他见证了它们的辉煌。扳罾有大有小，可根据需要灵活选择，小的一人即可操作，大的则要用杠杆、辘轳等简单机械来起罾。扳罾网一般呈正方形，网目越接近中央就越小，操作起来不复杂，只要在网中央坠上重物敷设水中，待鱼类游至网的上方，及时提升网具即可。鱼哪能想到，好好地游着，游着，便整个儿腾空而起，无处可逃了呢。

相对于其他的海上捕捞工具而言，拉罾网捕鱼古老且算不得体面，但他觉得好，用得称心又称手。扳罾是不露声色的陷阱，静卧水底，恭候猎物。而他呢，是猎人，静候于船上或岸上，睥睨而向。他简直对这种守株待兔式的作业方式着迷，白天，水面的蛛丝马迹，黑夜，钻进耳朵的异样声响，全都瞒不过他，在鱼们完全未意识到危机时，将它们一锅端。利落，霸气，决绝，跟钓鱼那种黏糊劲比起来，实在畅快太多了。

海上捕捞的日常生活截面，成为他记忆里永恒的星辰，闪亮却遥远。从前，每年四月初到五月初，附近洋面盛行东南风，乌贼产卵期也恰在那时，低纬度的偏南气流将游动能力极差的乌贼，一股脑儿全带到了山边。于是，民间有了此谚：立夏连日东南风，乌贼匆匆入山中。这乃捕捞乌贼的最佳时机，称为乌贼汛。对渔民来说，乌贼汛是丰收季，当然也最忙、最苦。

早早吃过立夏蛋，一艘艘渔船都绑足了劲，大船小船，网船假船，纷纷出洋；对网，拖网，流网，扳罾，各显神通。而一到夜里，清水滩横头，一大群一大群的乌贼簇拥在礁石边，随着海浪起起伏伏，灯光一照，哗啦啦围过来一大片，入了魔似的，赶都赶不走。乌贼这生性喜光的特性，启发渔民创造了“灯诱扳罾”，就是在扳罾网上吊一只“美孚灯”，引诱乌贼从附近从深渊从四面八方，聚集到灯光之下，却一下子被埋伏好的罾网兜住，想挣脱难如登天。这种扳罾干脆就叫“乌贼扳罾”了。

其时，海面上灯火点点，映红了清粼粼的海水，壮观如斯，后来却不得见了。

他往手心吐了口唾沫，轻喝一声，一个猛力下压竹棍，随着竹稍上提，拉起罾网，十足的大网头。网罾内，清一色雪白的乌贼，满满当当互相叠压，简直要把网给坠破了。夜色里，那种积雪般的白，闪得他眼睛生疼。这个画面像植入了他的脑子里，这么多年来，反反复复地出现，仿佛是谁在发出暗号，召唤潜伏于他体内的某种东西，并伺机汇合。

用扳罾捕乌贼，产量高用力小，乌贼到处堆得跟小山似的，晒成鲞是首选。岛上的水产公司也到了最繁忙的时节，工人们握着磨得雪亮的鲞刀，没日没夜地剖乌贼。剖工多为渔妇，她们都是熟练工，把“三刀头”劈鲞法运用得炉火纯青，夜间凭手感都能剖得快而好。他的妻子也是其中一员，为了节省时间多剖鲞，将一双儿女托付给婆婆，自己带了饭盒，每天一做就是十五个小时以上，甚至还几天几夜连轴转，常常累得腰酸背痛直不起身。剖工工钱实行多劳多得，工钱低微，妻子那会儿把“积少成多”四个字挂在了嘴上。

晒乌贼鲞堪称岛上最盛大的场景，从水产公司一路晒到滩涂，目光所及之处，皆为乌贼鲞，这海洋里少有的具有惊人空中飞行能力的生物，就这样在阳光下，以躯体被彻底展开的形式静止在了晒场上。

他清楚地记得，就是从那时起，一向清苦的日子有了起色，渔船丰收，工分挣得多，分得的鱼货自然也多。一有闲，他还背着扳罾去海边，屡有收获。妻子擅长剖鲞，晒制，而后，卖给来岛上收购鱼鲞的人。那几年，他家翻修了房子，添置了自行车和缝纫机。

但光诱法对乌贼资源造成了巨大破坏，以致乌贼在那一带海域几乎绝迹。乌贼们奋力奔向光亮时，不会想到它们奔向的是灭顶之灾。渔民们放灯诱扳罾时，也没有想到，因为他们的聪明，亲手打翻了自己的饭碗。乌贼扳罾就此退场。

他莫名想起一只死里逃生的乌贼。那一次，正当他为鱼获满载而欣喜时，突然，一只乌贼如弹簧般窜起，同时喷出一大团墨，从他身旁疾速飞过，消失在海面。众人回过神，才发现他的手臂和脸都溅上了黑墨，旁边的渔民兄弟打趣，这只乌贼有情义，临走还要写几个字给你。

那只逃生的乌贼若再次看到灯火，会作何想？还会懵懵地游进乌贼扳罾里吗？他无从知晓。

梅雨季一过，日头重出江湖，跟往年一样，妻子忙着晾晒被褥衣物，去潮气，防发霉。他也将久藏于小屋的扳罾网片拎了出来，倾斜着身体，一步步挪到院子，摊晒于石板，顺势，一屁股坐在了边上，喘了几口气。妻子说，哎哟，你小心点，又把家产亮出来啦？阳光下，网片被镀上了一层淡淡的暖色，像一个久病的人脸上有了一点神采。好几年前，网片是装进编织袋搁在小屋一角的，后来发现，编织袋被老鼠啃了一个洞，他便决定在墙上钉钉子，让网片远离老鼠的侵害。妻子嗔笑道，不如弄个保险柜锁起来，家产要保护好。

他知道，妻子并非真的取笑，当年，他用这个扳罾在海边扳鱼，渔网被礁石的尖锐处勾破，还是妻子补好的。夏季涨潮时，渔港中央和码头边海水清透，如覆盖了巨大的玻璃，其下，各色小鱼一群群一队队，自得其乐，哪会想到自己已被盯上，海边人家正指望它们打牙祭改善伙食呢。他手握麻绳，动作尽量放轻放慢，将扳网没入水中。这时候，网内是否有鱼根本看不到，但对鱼的活动时间、可能活动的路径等，他都有个大概的掌握，就是说，什么时间起网全凭经验。起网需平稳轻缓，泰然自若，不能让鱼察觉到一点不对劲，待网出水面的一瞬间，突然发力，令网口迅速远离水面，杀鱼们一个措手不及，那时再想逃出生天，基本不可能了。

他是天生的扳网手，去扳鱼从不空手而归。往往一网拔上来，罾中之物鳞光闪闪，活蹦乱跳。身后的一双儿女开始尖叫，儿子兴奋地蹦起，抄网被他舞成了金箍棒，捞取渔获物时还不忘逗弄几下；女儿抱着竹篓子，急得吼破了嗓子，快装进来啊，快啊。海鲞鱼、鲻鱼、鳗鱼、青鳊做着无谓的挣扎，嗖一下填饱了竹篓肚子。女儿抱不动竹篓了，搁在地上，过一会儿，觉得篓内过于安静，遂摇晃下竹篓，里面的“俘虏们”发出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。

落潮了，姐弟俩暂时冷落“俘虏们”，光着脚丫子在泥涂上追起招潮蟹来。潮水退去，对招潮蟹来说可能就是天亮了，它们约好了似的溜出洞口，散步、串门、撒欢，却让姐弟俩抓个正着，顺便给竹篓子添了“新俘虏”。

当最后几缕夕阳隐没于海面，他准备收工。他扛扳罾网，儿子背竹篓，女儿持抄网，回家途中，三个人同时走出了雄赳赳气昂昂的步伐。

一到家，将竹篓里的鱼获往大木桶一倒，都生龙活虎着呢。妻子忙开了，宰杀剖洗，红烧，清蒸，腌制，晒鲞，家养的鸭子也有口福了，特别小的鱼虾就赏给它们吃。家里的土灶成了人间天堂，妻子裹在白色雾里，像电视里的田螺姑娘，鲜香味弥散得到处都是，儿子和女儿仰着脖子猛吞口水。

开灯，海味一一上桌。正是长身体时期，姐弟俩胃口特别好，三五下除二便吃个精光。昏黄的白炽灯下的温馨与富足，宛如一本书里最珍贵美好的一页，值得被频频翻出来，看了又看。

他一直认为，儿女身体棒脑子聪明跟那几年常吃活海鲜有关，还有每天早上的白煮鸭蛋或糖水鸭蛋。以活的小鱼虾为饲料，鸭子下的蛋基本都是红心蛋、双黄蛋，营养价值可高了。岛上有句话，大意是，关键时期进补补得好，受益一辈子。他多么中意儿子的身高，比他高出一个头哩。

三十年的光阴就是一支离弦之箭，倏忽间便消失不见，且永不回头。他突然发现，眼前这网片与自己有相似相通之处，都陈旧不堪，都已经与大海彻底断联，并被遗忘。他遗憾当年没有相机拍下他奋力拉罾的身影，那个年富力强的他，站立如松，臂力超群，即便拍不清面目，那也会是一帧很好的照片啊。

他嘀咕，还是得把网片好好收起来，挂着。他又想起了那个问题，留着干嘛呢？他还是说不上来。他就想，留着，就像留个信物一样。